

A man with short, spiky hair, wearing dark sunglasses and a black leather jacket, holds a silver handgun in his right hand.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Behind him,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slight smile is partially visible. The background is a dimly lit room with bookshelves filled with books.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

警官教育出版社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

上

〔英〕 罗伯特·鲁德洛姆 著
任晓晋 张安东 郭友安 译
杨可鸣 宋 乔 朱新志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2·北京

人物表

(按出场顺序)

彼得·钱瑟勒·····帕克福雷斯特大学博士生,后成为小说家
门罗·圣克莱尔·····代号“布雷弗”,外交家,

“因弗布拉斯”成员

凯瑟琳·罗威尔·····昵称凯茜,彼得的女友
安东尼·摩根·····昵称托尼,彼得的出版商
吉纳斯·····外交家,“因弗布拉斯”前首领
丹尼尔·萨瑟兰·····代号“威尼斯”法官

“因弗布拉斯”成员

弗雷德里克·威尔斯·····代号“班勒”,
罗克斯通国际基金会主席,“因弗布拉斯”成员

卡洛斯·蒙特兰·····代号“帕里斯”,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因弗布拉斯”成员

斯蒂凡·瓦拉克·····“因弗布拉斯”成员,联邦调查局前特工
艾伦·谢菲尔德·····故事制片商
约翰·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
帕克·····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
克莱德·托尔森·····联邦调查局第二把手
布鲁斯·麦克安德鲁·····五角大楼少将

保罗·布罗姆利·····代号“维帕”，总务管理局官员
乔舒亚·哈里斯·····昵称乔希，彼得的代理人
沃尔特·罗林斯·····国会议员
菲丽丝·麦克斯韦尔·····报社记者
卡罗尔·昆兰·奥布赖恩·····昵称奎因，联邦调查局官员
帕米洛·拉米雷·····五角大楼准将
菲尔·布朗·····军医博士
亚历山大·梅雷迪斯·····彼得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艾莉森·麦克安德鲁·····布鲁斯将军之女

序 幕

1968年6月3日。

那位长着满头黑发的人，两眼茫然地瞧着面前的墙壁。他坐的那张椅子，同屋里的其它家具一样，也是看上去惹人喜爱，但却并不舒适。家具的样式是早期美国式的，整体的情调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和简朴，仿佛所有那些将要受到里屋办公室的主人亲自接见的人，事先都应该在这威严肃穆的环境中揣摩一下那令人畏惧的会晤。

这个人约莫28或29岁的样子，相貌突出，面部轮廓棱角分明，五官的每一个部分都十分鲜明，似乎是由一位重视细节超乎重视整体的艺术家雕刻而成。这是一张隐含着内在矛盾的脸庞：特征显著，然而却又瞬息万变。他的两只凹陷的眼睛颇有吸引力，在鲜亮的淡蓝色中透出坦率甚至疑惑的目光。眼下，这两只眼睛有如一头蓝眼兽的一对眸子，迅捷地注视着每一个方向，坚定而又显得忧心忡忡。

这位年轻人名叫彼得·钱瑟勒。他的脸部表情同他在椅子上的坐态一样僵硬呆板。两眼满含着愠怒。

在外屋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一位中年女秘书。她那失色的薄薄的嘴唇常常紧紧地绷着，灰色的头发在梳展后又盘上去形成面包状的卷发，颇似一顶褪了色的亚麻小帽。她是

这里的卫兵。在她桌上的斜背面是一扇橡木门。她就是保护门后圣殿中那位要人的看家狗。

钱瑟勒瞅瞅手表。女秘书狠狠斜了他一眼。在这间办公室里，任何不耐烦的表示都是不恭敬的。悠悠万事，惟有接见这事为大。

时间是下午6点差一刻。其它办公室业已下班。地处中西部的帕克福雷斯特大学的小小校园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又一个春末的夜晚。毕业典礼日即将来临，人们更加竭力地抑制住狂欢的情绪。

激动的浪潮早已席卷各个大学校园。帕克福雷斯特大学则尽力置身其外。在汹涌澎湃的大洋中它是一块平静的沙洲，与世隔绝，殷实富有，自得其乐。它根本不存在动荡分裂的迹象，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卓越杰出之处。

人们传说，正是由于帕克福雷斯特大学的这种对外界事务的漠不关心，才使得橡木门后的那位要人来到了这里。他所寻求的即便是不隐姓埋名——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也是想落个清静，无人打扰。门罗·圣克莱尔曾经担任过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副国务卿；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特使。他曾经提着公文包飞遍全球，把总统的关怀和他本人的专长带到世界各个动荡的地区。至于他决定作为政府的客座教授在帕克福雷斯特大学度过一个春季学期，与此同时收集和整理一些资料，以便着手撰写他的回忆录；却实在出人意料，让这所虽然富裕但规模较小的大学的董事们瞠目结舌。他们强咽下自己的疑惑，向圣克莱尔保证他在这儿可以享受到的清静是他在剑桥、纽黑文和伯克利绝对享受不到的。

人们的传说就是如此。

彼得·钱瑟勒思考着人们关于圣克莱尔的传说的一些要点，借以转移自己的思绪。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此时此刻，他自己应该怎么办问题已迫在眉睫，而这些重要问题令人非常沮丧，非常泄气。24个月时间付诸东流，学术上一事无成，全都化为了灰烬。这是他一生中两年的时间啊！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帕克福雷斯特大学的学位评定委员会上以8：1的票数未被通过。那唯一的一张赞成票自然是他的导师投的！因而对他人毫无影响力。学位委员会指责钱瑟勒态度轻浮，任意无视历史事实，研究马马虎虎，而且最为糟糕的是极不负责任地用杜撰代替可以得到证实的历史资料。这，可绝不是模棱两可的态度。钱瑟勒已经失败，已经确实实地失败了。

他从兴奋的顶峰跌入了颓丧的深渊。6个星期以前，乔治敦大学的《国外服务杂志》曾答应选登论文中的14个部分，共计30页左右。这是他的导师推荐的。导师给乔治敦大学的朋友们寄去了一份钱瑟勒的论文，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发人深省，而且使人惊诧不已。《国外服务杂志》和《外交事务杂志》是同一级别的学术刊物，读者是全国最有影响的那些人物。无庸讳言，论文的发表定会引起反响，总会有人对它表示兴趣。

但是，杂志的编辑们提出一个条件：鉴于这是一篇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乃是它能够得以付梓的先决条件。否则将不予以刊登。

显而易见，无论是论文的哪一部分，现在都不可能再发表了。

论文的题目是：《一场全球冲突的起源》。全球冲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起源的解释则具有假想成分，一概归结为1926——1939年这段灾难时期里人类之间和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冲突。要想对学位评定委员会历史分委员会的成员进行解释，说什么论文只是一种阐释性分析，并非是一份法律文件，那是毫无用处。他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把杜撰出来的对话强加在历史人物的身上。在帕克福雷斯特大学的那些学究们看来，诸如此类的愚蠢之举令人难以接受。

钱瑟勒知道，在学位委员会的眼里，他还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的论文是在义愤和感情的波涛中写就的，而义愤和感情在博士论文中却没有立锥之地。

钱瑟勒以为：在一帮精神变态者塑造第三帝国的同时，金融巨头们只是消极地袖手旁观——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是荒诞不经的。多国公司以其最快的速度养肥了纳粹狼群：狼群越肥壮，多国公司的市场就越大，胃口就越好。

说什么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轻而易举地掩盖住了德国的狼子野心和手段。见鬼去吧，哪里掩盖得住？！望着经济损益表上迅速上升的红线，人们先是容忍了这群豺狼，最终还对它们加以承认。国际金融界里有一股巨大的势力支持德国的国防军，他们养肥了这只鹰。在这股势力中，有那么几个名字就是美国工业界里最有声望的。

问题就在这里。鉴于他的证据并不确切，他无法把这些人及其公司的名字抖露出去。那些曾经向他透露过情况，并且指点他去找其他消息来源的人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他们害怕。他们年事已高，依靠政府和公司的养老金度日，对世事已经厌倦。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业已过去，他们犯不着

为此而冒失去大笔赏赐的风险。假如钱瑟勒公开了他们私下里的谈话，他们就会矢口抵赖。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那一切都曾发生过，而事实的真象却从未有人揭露过。彼得则极想把它告诉世人。的确，他并不愿意毁了那些老人们，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是由公司里高高在上的人物制定的，他们难得见着这些大人物，不了解这些政策的实际意义，只是执行而已。但是，因此而置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于不顾是错误的。

因此，钱瑟勒只好做出唯一可能的选择：更换巨头们的姓名，但字里行间还是要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他们的真实身份。无论是谁，只要他阅读报纸，就会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

这正是他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提出的问题令人恼火，几乎没人认为这些论点有什么真凭实据。在各公司和各基金会捐款赞助教育事业时，帕克福雷斯特大学颇受青睐。这是一所正正经经的大学。它的地位为什么要因为某个博士生的研究工作而受到威胁呢？

上帝！两年啦！当然，他还有选择的余地。他可以把学分转到另一所大学去，并再次提交论文。但是又会怎样呢？这样做值得吗？再一次面临学位委员会的否决吗？他自己也怀疑论文会再一次被否决，因为他对自己非常诚实。他的论文并非是独一无二、才华横溢的佳作。他不过是在现代历史中找出了那么一段使他大为光火的时期，而光火的原因就在于它与现实太相似：一切都依然如故，40年前的谎言至今犹存。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他不会放弃。他要把事实的真象告诉世人。他总会找到某种办法。

但是，义愤并不能代替定性研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向那些活着的见证人进行如实的调查也不是个办法。彼得不得不勉强承认，学位委员会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的论文半是事实，半是想象；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两年啊！南柯一梦！

女秘书电话响了起来，那是一种低沉的蜂鸣声。这使钱瑟勒想起了人们的传说。人们说，此处安装了特殊的联络设备，以便华盛顿的要人们可以在白天或黑夜随时找到门罗·圣克莱尔。而且只有这些联络设备才能把圣克莱尔从自我封闭状态中请出来。

“是的，特使先生，”女秘书对着话筒说，“我让他进去……。完全没问题，如果你需要我，我可以留下来。”显然没有人需要她。彼得有种感觉，女秘书对此很不满意。卫兵正在被轰走。“根据安排，6点半你要去参加院长的欢迎会，”她继续说道。沉默了片刻，她才又回答：“好的，先生。我会给他打电话表示您的歉意。晚安，圣克莱尔先生。”

她瞧了瞧钱瑟勒，眼里含着狐疑的神态。“你可以进去了。”

“谢谢你。”彼得从令人难受的直背椅上站了起来，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我到这儿来。”

办公室里，四周的墙壁由橡木板拼合而成，窗户上镶着嵌花玻璃。门罗·圣克莱尔从他那古色古香的办公桌后立起身来，伸出右手。钱瑟勒去握这只手时，心中暗自思忖：他已上了年纪，比人们远远地望去，看着他在校园里自信地迈着大步的时候要衰老得多。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瘦高的身材和灰发稀疏的脑袋似乎只是挣扎着保持直立的姿态。不过他还是站得笔直，仿佛拒绝向衰老投降似的。他的两只眼睛睁

得大大的，却没有什么耀人的光彩；眼神坚定热烈，但毫无幽默。在他修饰得十分好看的白髭下，两片薄薄的嘴唇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请进，钱瑟勒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想我们从未见过面。”

“记忆力不错！可别让我瞎说而不受惩罚。”圣克莱尔笑着指了指办公室前的一张椅子。

“我并不想反驳您，我只是……”钱瑟勒没再说下去。他意识到无论说什么，听起来都会显得愚蠢。他在椅子上坐下。

“为什么不呢？”圣克莱尔问道。“你曾反驳过一大群当代学者，与此相比，反驳我不过是小事一桩。”

“请原谅，您指的是？”

“你的论文。我拜读过了。”

“荣幸之至。”

“我印象挺深的。”

“谢谢您，先生。可别人却不这样想。”

“这个我懂。我知道你的论文已被学位委员会否决了。”

“是的。”

“太可惜啦。你费了不少的劲，也很有些独创的见解。”

你算老几，彼得·钱瑟勒？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那些早已为人们所遗忘的人又回忆起了往事，并在恐惧中相互传递着消息。乔治敦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中西部一所不见经传的大学寄来了一份爆炸性文件。一个无名的小小研究生忽然间让我们想起了谁也不愿回首的往事。钱瑟勒先生，因弗布拉斯决不会允许你再干下去。

彼得看得出，这位老人的眼睛里既包含着鼓励，也显得暧昧含糊。他决计要开诚布公，反正不会有所失。

“您是说您可以……？”

“噢，不是，”圣克莱尔举起右手，断然地打断了他的话。

“的确不是。我并不想对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异议，那不是我的份内的事。而且我以为否决是建立在某些恰当的标准之上的。不，我不想插手此事。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也许还可以向你提几个无须报偿的建议。”

钱瑟勒朝前探了探，问道：“什么问题？”

圣克莱尔坐回到椅子上。“首先，是关于你本人的问题。我只是有些好奇。我和你的导师谈过，但那只是第二手材料。你的父亲是个新闻记者吗？”

钱瑟勒赧然而笑。“他会说‘过去是’，他明年1月就要退休了。”

“你母亲也是一位作家，是吗？”

“可以说是。她现在替杂志和报纸上的妇女专栏写些文章。以前则是创作短篇小说。”

“所以写作对你来说并不可怕。”

“一般来说，我想是的。”

圣克莱尔微微笑了笑。“你的硕士学位是在新闻专业里取得的，显然你曾打算作一名新闻记者。现在你又努力在这所大学的历史专业里获得博士学位，难道你改变了主意？”

“算不上什么改变。我从未下定过决心。”钱瑟勒又莞尔一笑，这次显然有些尴尬。“我父母说我是一个职业学生。不过他们并不特别计较。攻读硕士学位时，我有奖学金。我在越南服过役，所以现在是政府出钱资助我攻读博士学位。

说实话，我已届而立之年，但是还拿不定主意将来要干什么。”

圣克莱尔瞥了他一眼。“现在谈谈论文本身吧。你的暗示令人愕然，你的判断令人骇异。实质上，你是在指控自由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机构。你认为他们在40年前对希特勒的威胁置若罔闻，熟视无睹；或者更糟，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出钱支持了第三帝国。”

“不错。不过不是出于思想意识上的原因，而是考虑到经济上的利益。”

“那么你一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你能给我举些具体的例证吗？你提供的证人实在是少得可怜。”

是什么促使你撰写这篇论文的呢？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清楚你不会就此罢休。是某个过了这么多年后又想进行报复的人指使你干的吗？或者是由于某种偶然事件诱发了你的义愤？那可真是糟透了。我们可以控制那些证人，让他们收回前言，证明他们是欺人之谈。可我们却无法控制偶然事件，无法控制缘起于偶然事件的义愤。但是，钱瑟勒先生，你必须就此止步。我们必须设法阻止你。

钱瑟勒犹豫了一下，一阵不安的情绪骤然间袭扰全身。讨论已然变成审问。“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没有提供什么证人，是因为同我交谈的那些人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姓名。”

“那么就完全尊重他们的意愿吧，不要使用他们的姓名。”老人笑咪咪的，风度非凡。

“好吧。我曾拜访过一些在1923——1939年期间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们在政府部门（主要是国务院）、工业部门和银行里供职。我还同陆军部和情报机关的一些前高级军官会过面。圣克莱尔先生，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允许我公开他

的姓名。”

“他们给你提供了许多材料?”

“许多材料是从他们不愿论及的事情中挖掘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只言片语，一些常常是脱口而出的没有前提的推理。这些东西往往也是可靠的材料。他们都已上了年纪，几乎全部退了休。他们的思路有些混乱，记忆力也挺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一帮怪可怜的人；他们……。”钱瑟勒没再说下去，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继续下去。

圣克莱尔接着他的话茬说道：“他们大体上是一群怨气冲天的中下级官僚，养老金不足，生计艰难。这种情况难免会导致愤怒，常常还会扭曲人们的记忆。”

“你这样说太不公平。我所听到的，我所写的，全是事实。人们之所以读了论文以后就会知道我所指的那些公司，原因就在于此。”

圣克莱尔没有理会他的声明，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似的。

“你是怎样见到这些证人的呢？是谁引见的呢？”

“是我父亲安排的。通过他我先找到一些证人，此后他们又指点我去找其他的证人。就这样，材料便一点一点地到手了。”

“你父亲知道你要干什么吗？”

“难道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还不是充足的理由吗？”钱瑟勒笑着回答。

圣克莱尔点点头。“真可惜呀，在我看来，你又是‘脱口而出’，又是‘没有前提的推理’，证人又拒绝公开身份，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论文是不会获得通过的。”

“那你就错啦，圣克莱尔先生。因为我是对的。我可不

管有多少个学位委员会给我的论文打板子。事实就是事实，就在表面的覆盖之下，只是人们不愿谈论它们罢了。即使是在40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不愿谈论。因为这一切又在重演！有那么几个公司现在正在世界各地赚着成千上万的美元，他们支持一些军人政府，称其为‘朋友’和‘第一线防御力量’。他们的两眼只是盯着经济损益表，别的全都在所不惜……。是的，也许我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可是我不会把两年的心血白白地扔掉。”

这正是我们想弄清楚。你是否会就此止步另起炉灶呢？别人认为你会，可我却不然。你深知你是正确的一方。而在年轻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让你感到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圣克莱尔紧紧地盯着彼得的两眼。“你找错了地方。你希望别人承认你的东西，可你找错了对象。去别的地方找找吧。在那些事实和证据显得无足轻重的地方找找。”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的论文里尽是一些小说材料，想象极为丰富。为何不在那上面花些功夫呢？”

“您说什么？”

“小说。写一部小说吧。没有谁关心小说是否精确，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那是无关紧要的。”圣克莱尔逼视着钱瑟勒。“写小说或许仍不会为人重视，但起码是一个找到读者的机会。象现在这样干下去毫无意义。你会再损失一年、两年、三年，最终又会得到什么呢？所以干脆去写一部小说，把感情渲泄在那上面，然后好好地过日子吧。”

彼得怔怔地瞧着这位外交家。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思绪

散漫。好半天他屏着呼吸，麻木地喃喃自语：“一部小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

“可上帝知道你的论文的确具有使人着迷的小说成分。在我看来，虽然牵强附会，却不失为礼拜日下午的消遣读物。”

“好吧！小说就小说。真他妈的该死！”

圣克莱尔舒心地笑了。

太阳渐渐地消逝在地平线下，草坪上覆盖着长长的阴影。圣克莱尔伫立窗前，眺望着大学的围墙。四周宁静的气氛似乎是在炫耀自己，在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它确乎有些不同凡响。

现在，他可以离开帕克福雷斯特大学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精心安排的结果虽不圆满，但足以持续到骗人的把戏结束的那一天。

他看看手表。钱瑟勒稀里糊涂地离开办公室以后，一个小时已经过去。外交家踱回到桌旁，安坐在椅子当中，拿起电话。他先拨了电话分区号 202，接着又拨了 7 个号码。少顷，话筒里传来两声嘟嘟声，随后又是一声鸣叫。如果你不知道个中隐秘，你会以为是电话出了故障。

圣克莱尔又拨了 5 下，传来了嘟的一声，一个声音回答说：“这里是因弗布拉斯，录音带正在转动。”

“我是布雷弗，给我接吉纳斯。”

“吉纳斯在英国，那儿已经过了午夜。”

“我想我顾不上那么多了。你能接通吗？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如果他还在大使馆，那就有，布雷弗。不然的话他就

在多切斯特，可那儿不保险。”

“那就请试接一下大使馆吧。”

3分钟后，话筒里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声音很清晰，没有丝毫干挠。虽然这声音干脆利落，但不乏尊敬，甚或有一丝忐忑不安和恐惧的情绪。

“我是吉纳斯。我正要走。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结束啦。”

“感谢上帝！”

“论文已被否决。我私下里向学位委员会表明，这篇论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它会成为有损校方名誉的笑料。他们很敏感，也不可能不敏感。一帮平庸之辈。”

“我真高兴。”伦敦那边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他反应如何？”

“不出所料。他知道他自己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因而有些迷惑不解。他原不打算就此罢手。”

“那么现在他打算罢手了吗？”

“我想是的。这家伙想象丰富，常常箭不失的。但我建议我们不要过多干涉，让其自然发展。如果他真把论文改编成小说，那么就希望它最好不过是一部蹩脚作品，无人关注。他想发泄就让他发泄去吧。干涉反而会引起疑问，对他们不利。”

“你说得在理。”

“谢谢你，吉纳斯。再见。过几天我就离开此地。”

圣克莱尔没等伦敦那边说声再见便放下了话筒。一阵厌恶感涌上心头。这不是第一次，也决不是最后一次。因弗布拉斯的作用就在于作出别人不能作出的决定，保护一些大人物和